

# 卷之七

慢其先生。

传曰：先生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者也。片言之悟，一字之传，皆所自也，其可慢乎？昔胡安定瑗之为先生也，如钱藻之渊笃，孙觉之纯明，范纯仁之直温，钱公辅之简谅，皆一时知名之士，其於先生，则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，未尝闻其慢也。孙明复之为先生也，如石介之该通，张洞之辨博，皆鲁之尤贤。而有道者，其於先生，行则从升降揖，拜则执杖屨而侍，肃然其恭，亦未尝闻其慢也。又如待制彭汝砺，少尝师事嗣庐倪天隐。及官保信，即迎天隐置于齐阁，执弟子之礼甚恭。天隐死，母犹未葬，明年妻亦死，又且无子。公为葬其三丧，又为嫁其女于同年进士宋涣。尚书王存，少尝师事颖川陈俊。俊死无子，存为立其弟之子官之，由是俊妻得有所托。此则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，况敢慢之於在生之日乎？其间或有慢者，特轻薄小人耳。惜其不知为先生者，大有不可慢处。其开悟未达，阴德最大，克昌厥後，皆未可知。王公之事，便可见也。昔王先生者，家极贫，以教导村童为业。晚得一子，已八岁，不能养，舍与西寺僧为童。其僧一见，知其英物，即令就享，不惜钱帛资之。咸平中，举贤良方正，其後为参政，作枢密，名位烜赫，官业过人，是为王文康公。曙，其名也。文康之子益柔，官至龙图学士。益柔之子谨行、谨言，皆至大夫，有贤德，尝与康节诸公游。然则为先生者，是可慢乎？

赞曰：

父生师教，二者并言。传道授业，孰为本源。服有衰經，心丧三年。人伦所重，天道亦然。慢其所敬，恶莫大焉。

叛其所事。

传曰：僚属之於长吏，卒伍之於部辖，仆妾之於主翁，皆所事也。所谓叛者不待，真敢叛之，然後谓之叛也。但凡缓急非所倚，利害不相恤，即为叛也。请以一二仆卒言之，庶几出於仆卒之上者，稍知愧耻。昔仆夫赵延嗣，事舍人王邻几为仆夫。邻几知制诰，不逾年而父子俱卒，家素贫无以为养。延嗣义不舍去，竭力养其三女，凡十许年，未尝识女之面。及三女长成，即诣京访舍人之旧宋翰林白、杨侍郎徽之，放声大哭，具道所以。二公惊谢曰：汝之所为，吾侪不及。於是合金迎三女归京，择良配嫁之，着得名士。时徂徕先生石守道，特为传之，以激世之不能笃於义者。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昱为仆夫，後应募为兵，以选入棒日军。适昱父子坐事，系御史台狱，平生亲旧，无一人敢饷问者。独逵日守台门，供其饮食，如是四十余日，未尝少怠。及狱具，贬为南恩州。驾从者，皆辞去，独逵送之，昱忽感恚自尽。逵为经理後事，哭之如亲父子，见者无不堕泪。泊事毕，方敢舍去。时司马温公亦为传之，以戒世之薄乎义者。然则世之受知於人，临利害而辄相弃背者，曾不若赵延嗣、王逵之为仆卒也。

赞曰：

君师长治，及其受恩。皆曰所事，分有常尊。情义攸托，施于子孙。奴仆报主，犬马恋轩。我思婴曰，作于九原。

诳诸无识。

传曰：《楞严》云：该惑无识，疑误众生，死後便当堕入无间。然则诳之为罪，岂为轻，哉。昔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，气貌甚扬，每携一小鑪，於老君殿下，煨药而卖。众方集，必指老君像大言曰：我乃彼之师也。众颇惑之，莫不皆欲多得其药。一日，方指像大言，忽火自鑪出，飞入其身。须臾焰发，五体烘烧。众皆以水沃之，沃不能灭，号呼跳跃，不胜其苦。良久，面老君像，俯伏如待罪状。视之，则已死矣。时杨克动闻之於验屍官甚的。张怀素者，亦伟然其人也。自言道术通神，飞走之属，皆能呼遣。至言孔子诛少正卯时，彼正在旁，谏其太早。又言汉楚成臯之战，彼正登高观战。奸如蔡卞，尚犹惑之，每对客言及，必极口称叹，惟忠肃陈瓘不信。其後事败抵罪，名士多被污蔑，惟忠肃独免罗织。然则诳诸无识，其掇祸终可免乎？大抵诳妄之人，但知贪财，不复畏罪。为僧人，则挟谈空而诳；为方士，则挟丹

药为诳；为师巫，则挟鬼神而诳；为医卜，则各挟其术而诳。安知诳妄为罪，非独掇祸，又当堕大地狱乎？

赞曰：

笑烈於怒，志惨於兵。侮玩绌惑，殆非人情。渊鱼可跃，迅鸟易惊。矧我同类，万物之灵。以诳为巧，掩耳盗铃。

谤诸同学。

传曰：人伦有五，曰君臣，曰父子，曰兄弟，曰夫妇，曰朋友，居于其一。然则朋友之道，岂为轻乎？况诸同学，平日相处於砚席之间，雍容笑语，非不亲厚，其可妄起嫉心，而辄加毁谤乎？昔郭尚书贄初作赋即有声时，同学李勉深忌其能，潜加毁谤，由是贄连上不中选，其後竟先登第。及再知贡举，而勉方以明经充选，诏下之日，勉大悔而归。贄闻之，亟命亲厚者召还，俾复就选，遂得中第。然则郭之所长，终可掩乎？今复赖之，得无愧乎？惜其不知前辈同学，未尝不相亲厚也。昔韩亿少与李若谷同学，又尝同途赴试，共有一被一毡。每出谒，则互为仆从。是年，李先登第，受许州长社簿。将之官，李自为其妻控骡，韩从後为负一笼。既至界所，惟余八百见钱，中分为二，一哭而别。明年，韩亦登第，後皆官至参政，世为婚姻，有相谤。乎？又如赵安仁少尝与宋元兴同学，元兴蚤世，裔嗣衰替。安仁既贵，屡以清俸济之，又为训其诸子，手写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孝经》。凡七子，人各授以一帙。此则尤能不忘同学於既死之後者也。彼不忠厚者，乌足以语此哉。

赞曰：

仪泰交訾，败於倾覆。涓埃胥忌，丧身刖足。相观而善，道盛化熟。借使非才，石可攻玉。须友以成，千禄百福。

虚诬诈伪。

传曰：虚也者，漫浪不根也。诬也者，妄有污蔑也。诈也者，诡计百出也。伪也者，矫饰过情也。离而言之则有四，合而言之皆不诚也。大抵诚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今乃舍诚而习，为虚诬诈伪，即是戾天之道，而失人之道也。既戾天道，又失人道，不入三恶，其将何归？是故药山曰：欲识饿鬼道者，即今之多虚少实，令人不信者是。药山曰：你欲识地狱道，只今镬汤煎煮者是；欲识饿鬼道，即今多虚少实、不令人信者是；欲识畜生道，见今不识仁义、不辩亲疏者是，岂须披毛戴角、斩截倒悬？欲识人天，即今洗净盛仪、持饼拏饼者是也云云。夫多虚少实，在虚诬诈伪中，特四之一耳。其从坠之速，尚至如此，况兼其四，而皆犯之乎？从坠之说，姑置勿论。且以一二诚实之士言之，庶几皆知自克。昔李及为监司，既替登对。神宗问曰：麦价几何？及曰：臣於职事，无不尽公，独不知麦价耳。他日欲得一官，为诸路按察，宰执屡荐其人，终不能当上意。一日，上自言曰：向时不知麦价者为谁？宰执问故，上曰：朕欲周知四方利病，须忠诚信实人，方可委任。如麦价不知，有甚撰一个不得。於是召及，遂蒙信用。王隐者，本皇城司一健步也。时河决大发，丁夫随处筑塞。上遣数辈健步，往来侦视。先有两辈至言：决流已塞，水复故道。俄而隐至，其言亦然。既而又曰：初来时，颇觉津流未断，恐尚烦圣虑。上怒拘之。少顷报至，则水势暴猛，复冲坏大捷，横注数郡矣。上因召隐慰谕，立迁小校，自是补拟校列，多蒙超擢。及东宫择亲卫指挥使，已得刘谦，尚阙一名。上曰：王隐诚实可用，即已补之。其後，位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保宁军节度使，得任子恩，前後凡一十七人。然则二公诚实，岂不愈於虚诬诈伪，而速入恶趣者乎？

赞曰：

不诚无物，命之曰虚。言不可复，其实也诬。伪则夺真，诈反近愚。以此行已，谁食其余。骨肉猜阻，况於国都。

攻讦宗亲。

传曰：《礼》曰：亲亲，则诸父昆弟无怨。所谓亲亲者，各亲其亲也。身既列为族属，上复同乎祖先，其可不相亲乎？求之前辈，无若范文正公言之最为切当也。文正曰：吾之宗族，居於吴中者甚多。在吾固有亲疏，在祖先视之，则均为子孙，无亲疏也。且祖先以来，积德凡百余年，至吾身而後发。今为大官，若或独享富贵，不复少恤宗亲，异日何以见祖先於地下？今日亦何颜以入家庙乎？是故恩例俸赐，必以均及宗亲。又於姑苏近郊，买良田四十顷为义庄，以养羣从之贫者。且择长而贤者一人，主其出入。每人日给米一升，岁给缣一四。乃至嫁娶丧葬，肯有赠给。其子纯仁，尤能克绍其志，惟守廉俭，俸禄所得，尽以广义庄，前後任子之恩，必先及疏属。身歿之日，勿子五孙尚有未官者。如公父子，其於亲亲之说，可谓允蹈者也。又如彭尚书思永，其抚宗族有恩。张康节公昇，常分俸以及九族。赵夫又世开，尝捐金以赙族人之贫不及筭者。吾恭安公存，尝收族人之孤嫠者，为之娶。此亦能亲亲者也。既能亲亲，何自而有攻讦之失乎？所谓攻讦者，即今之彼我必争，丝毫必校，或相忿嫉，或相倾夺，皆是也。不待如何，然後谓之攻讦也，戒哉。

赞曰：

己恶当攻，待人必恕。以讦为直，圣人所恶。於厚者薄，尤可愧惧。根本平时，视若行路。不务睦苏，彝伦攸斁。

虚静天师颂

人之一性，湛然圆寂。涉境对动，种种皆妄。一念失正，即是地狱。敬诵斯文，发立汗下。煨烬心火，驯服气马。既以自镜，且告来者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七竟